

沉重的车站钟声

傅溪鹏



北方文艺出版社

沉重的车站钟声

傅 溪 鹏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春芳

封面设计：方大伟

沉重的车站钟声

Chen zhong de Chezhan Zhongsheng

傅溪鹏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 6/16 插页2·字数 260,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37

ISBN 7-5317-0419-6/I·420 定价：5.75元

目 录

沉重的车站钟声

- 北京火车站的“透视”与“辐射” 1

“单颜色”与多彩色

- 女作家陈祖芬素描 119

背水一战

- 记北京环宇电机厂厂长张长文 129

蒙山高沂水长

- 临沂电业局大写意 143

夫妻将

- 张玉敏、陈万华带领四合庄第二生产队

- 改革致富纪实 201

从孤儿到表演艺术大师

- 记舞蹈家陈爱莲 234

世界第一生态村 250

爱，苦涩的，沉重的，甜蜜的

- 沈丹萍的异国婚恋风波 270

三个老头子

- 北京市旅游局三位副局长的故事 315

律师·信女·强人

——记“天地通国际咨询公司”驻华办事处

首席代表邱彩女士 326

京剧名旦刘长瑜 342

花开花落两由之

——记报告文学作家傅溪鹏(代后记) 371

傅溪鹏文学创作简介 391

沉重的车站钟声

——北京火车站的“透视”与“辐射”

北京车站站前邮电局大厅。等候发电报的人们排成的长龙阵，叫人望而生畏。瞧着手上的火车票，我愣住了，许久。看样子，电报是发不成了。

猛然，我发现自己要乘的车次时间，晚算了整整一个小时，离列车开动的时刻只有10来分钟。真是燃眉之急！我一时慌了手脚。

冲出邮电局大门，我匆匆横过马路，赶向车站正大门进站口。

不料，临近午夜的北京车站广场仍然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迎面涌来的，站立着的，坐着的，躺着的，卧着的形形色式的人们，把这个数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的车站广场铺覆得几乎没有插足之地。在人流中焦灼朝前“冲杀”的我，三五步就要撞到人墙，或被人墙撞弹回来……

此时，一分一秒对我的重要性，那是甭说了！然而，我却失去了追赶时间的主动性！

待我气喘吁吁心急火燎地赶到检票口时，已经停止进站了！望着服务员摘下那块检票车次标示牌远去的背影，我深深叹息了一声，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浑身瘫软下来……

只是一分钟之差！

假如，没有车站广场及候车大厅里人潮对我的“阻击”，五分钟甚至再多两三分钟之内赶到检票口，赶上开车时间，我想是不成问题的！

有生以来于乘车时间上的第一次失误，使我不禁把一切怨气怒气全都洒向车站的拥挤混乱。平日，常常听到周围人们对车站及至铁路发泄的种种不满情绪，总是持不关痛痒的态度，今儿个我终于自己体会到这个“苦楚”了！

在候车室里傻呆了多少时间，自己也记不清了。当我带着一种失落感缓步走出车站大门时，车站钟楼上的子夜钟声重重地敲响了十二声。长长的十二响钟声，那样深沉，那样叫人心烦！

含着淡淡的苦味，莫名的迷惘，离开退票窗口。我不禁驻足茫然地扫视一下四周。后半夜了，可车站广场依然人声嘈杂。在昏黄银灰的夜幕下，人流依然缓缓蠕动着。从高大的墙壁下走廊里，到广场的每个角落，都满满当当地躺卧着露宿的“旅客”们，一丛丛一片片，难以数清，尽管春夜的凉意袭人。猛地，我的脑海里闪跳出一个比喻：这眼前的广场简直象是一张无遮无盖巨大无比世界上第一号的天然大床铺！如此的场景，如何去想象？去描绘？去联想？去延伸？还是留给诗人们的神笔吧……

这是龙年初春的一个夜晚。

公共汽车停班了。“的士”也叫不到。在站前大街上徜徉。街上行人稀少。一辆空着的拉货平板三轮车迎面堵住了我。

“搭车吗？”

“到小庄《人民日报》，多少钱？”

“10元吧。”

“10元？才不过六七里路！”

“这是什么时刻呀？”

自然，我没有“上钩”。一方面确实舍不得花这冤枉钱；一方面也想难得趁此机会欣赏欣赏这宁静美丽的夜色。我步行回家。

走进建国门外的使馆区。值夜班的一位位武警，不无疑惑地用奇异警惕的目光，瞪着我这个“夜游神”——一个拎着黑色提包的单身中年男子汉。

远远传来了北京车站的钟声。大地那样静谧，深沉！钟声也似乎变得更加阴郁沉重，我的心也骤然阴郁沉重了起来！刚才车站上历经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一桩桩一件件令人不快的事，接踵而来，一一撞进我的脑海……

列车相撞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列车、车站爆炸，叫人胆战心惊！

买票难！乘车难！出门难！

到处人流泛滥成灾！

票贩子猖獗，屡打不尽！

列车误时晚点，长久没能绝迹！

车站车上服务态度恶劣！甚至距到达终点站还有两个小

时之久，连软卧车厢的旅客也得被赶起来，让乘务员收叠铺盖，外宾“恕不例外”……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如此等等，杂乱无章的问题，把眼前夜色的诗意冲刷得无影无踪，留在思维的屏幕上的，只是一串串沉重的问号！

子夜后一点的北京车站钟声，似乎不是响一下！而是一声又一声地在我的脑海里连续不断地敲击着，没有终止！

钟声越发沉重了！

心情越发沉重了！

于是，引出了去采写车站铁路方面的念头……

“开放搞活”引出来的“妖魔”——

人海汪洋与“矛盾口”、“受气口”

北京车站党委书记白永富的办公室，居于车站大厦的最高层。这四层楼绝然高于普通楼房的八层楼！

等候书记的空当子，凭窗往下眺望，人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黑色的脑袋和五光十色的衣着，居然也会闪烁着种种莫名其妙的光环！居高临下，一丝“仙意”飘然而来，犹如从“天庭”上“俯视人间”的“芸芸众生”！象是捅破了一个巨大的“蚂蚁窝”，把这千千万万的“蚂蚁群”放窜到这广场上来似的！如同汪洋大海，气势磅礴，令人眼花缭乱，神晕脑沉！开放搞活后，人心变野了，都想出来闯闯，想发财的，想游玩的，想混水摸鱼的……

“看到了吧？作为一个客人偶然来一次车站，在这种环境里，会不会感到头痛？”不知什么时候，白书记站到我身后，一起凝视窗外下面的奇观。

“不错。我体验够啦！”我感慨万端。

“你想象不到，我们车站的一两千位服务员的心态会是怎么样的？”白书记的声调变得低沉起来，“每天上班，从家里出来时高高兴兴的。可一到车站门口，眉头情不自禁地就皱起来，心儿骤然就沉下去……就这样，一种抑郁的情绪长期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一年三百多天，在高分贝噪声杂乱的环境里工作，是个什么滋味？旅客们为他们想过没有？”

“现在，日客流量多少？”

“平时二十万。春运夏运高峰时，高达三十多万！”白书记继续诉说着，“1959年建站时，客流量最多也仅是五万多人，有时才三四万。有人还觉得建这么大的车站有些儿浪费。谁想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会是这个样！

“据统计，热心的服务员在候车大厅等处，10分钟内回答旅客的询问，高达78人次！偶尔，车站科室干部下站服务时，常被旅客包围得脱不开身。‘你不能太热情！回答问题一句半句的，尽力简练，赶快挪动开去，不然，不用一小时，你的嗓子就哑了！’候车大厅的服务员传授经验道……

“我们的服务员大多是好的。为了让旅客能够听清听明白，回答问题时都得提高嗓门。她们说话冲，高声调，如同吵架一般，给人的感觉就是态度不好。没办法，这是她们的‘职业病’！当然，真的职业病更多，喉咙长期劳累充血，得喉炎的，长息肉的十分普遍……

“她们的家属也都怨叹地反映，说她们到车站当了服务员后，每天回到家里时，几乎成了‘哑巴’！为什么呢？话都在站里班上说完了！”

“在进门的中央大厅上看护台阶式滚动电梯的女服务员，守上几个小时，就会乏得头昏目眩。我们不得不经常换人。这是一种健康人正常的生理反应。共产党员、觉悟再高的也受不了。因为她们也是人！是人就避不开这个自然规律！”

“有个旅客狠狠地骂看滚梯的女服务员道：‘活象个女鬼！’因为旅客认为，她应该做到‘微笑服务’。可是，环境现状，业务性质，使她累得实在微笑不起来。说真的，在车站这个岗位上，高标准的微笑服务，对我们的服务员是个艰巨的任务；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她们能做到耐心和气就不错了。”

“有的旅客来信指责道：‘我问了三句，服务员没有回答一句！’‘我都快没气啦！’服务员不服气地辩解道，‘干了五个多小时，嗓子早干了，哑了！’说句公道话，长期被淹没在这人海里的不少服务员的视听感觉器官，显然不可抗拒地在退化，迟钝……”

“有一次，南方水灾，铁路中断，几万旅客被困在北京车站。候车大厅人挤人，人叠人，旅客困难重重。北京一家大报发消息批评车站：多少旅客有难处，可找不到一个服务员。这实在有些冤枉。那时，不光是服务员，连同我们不少的科室干部都下到候车大厅去服务了，只是和人山人海的旅客比起来，他们少得可怜，完全被淹没在人海了……”

“有一年，中央的一家报纸在一篇小文章里说，北京车

站成了自由的车站，地上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卧着……可谁能理解，在此几乎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人口高密度环境里，服务员前头把躺着卧着的旅客唤了起来，身后的又躺了下去。你顾了前头顾不了后头！尽管服务条例里有一条规定，在哪个服务员的管段范围里发现有旅客躺着卧着的，就要扣分，扣奖金！可一个服务员毕竟对付不了几千旅客！‘千金的奖金，看样子我也没能力拿到呀！’有的服务员感叹道。再说，旅客中，不少是长途跋涉而来的，疲劳不堪，一躺就着，你拉也拉不动！也实在难为他们。人自有体而耻辱。比如，年轻轻的漂亮大姑娘吧，坦露大腿胳膊地躺在大庭广众之中，难道她们就不怕难看？没法子呀……

“有人批评，为什么候车室不能多摆放一些长椅子？过去，有一千多张长椅，现在增加到两千多张，已经饱和了。椅子当然有。但如果再摆进去长椅，一旦遇到爆炸、失火等意外事故，如何能够畅通快速地紧急疏散旅客呢？如果堵住了，不被炸死烧死，也得被挤倒推倒，踩伤踩死……旅客们往往只从个人局部思考问题，而很少从车站的大局去看现实。车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种各样的人，复杂得很。这里象是个小社会。旅客们往往会不加思索地把他们对大社会的种种不满情绪全都发泄到车站里来……”

“车站的苦衷实在太多了！”白书记说，“自然，我谈了这些，并不是想开脱我们服务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与缺点。我们只是希望旅客能理解我们，社会能理解我们的某些难处……”

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聆听着。白书记的话嘎然而止，

目光直直地凝注在我身边茶几上一盆苍绿的翠柏。良久，良久。

“你想象不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车站景象吧。那时，流行着两句顺口溜：进站花园化，到处飘芳香；上车散步化，不忙也不慌。”

北京车站是五十年代末北京著名十大建筑之一。它的前身是建于1901年的前门火车站——当时是中国最早最大的火车站；现在它已经陈旧、狭窄、简陋不堪，早就改成为铁路工人俱乐部。建设新北京车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来过问关注过，快速汇集来了全国最优质的建筑材料和最优秀的建筑师们，在7个月20天中就建成。于1959年9月10日竣工，15天后投入正式运营。在周总理的建议下，车站大厦主楼的两翼各加建了一座对称的古式的四角塔楼，与中间对称的两座钟楼形成有机的组合，使整座大厦显得更为平衡协调，美丽宏伟。毛泽东主席亲手题写了“北京站”三个大字。当时，新建成的北京车站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亚洲规模最大与设备最先进的火车站。其占地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楼顶的两座钟楼的大钟面积直径为4米，日夜以悠扬美妙的音乐旋律自动报时，夜深人静之际，几十里以外都可以听到悦耳宏亮的钟声。主体大厦面积为48000平方米，楼身外表敷贴的是米黄色琉璃砖，屋顶覆盖的是青蓝色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耀眼光金，呈现出浓烈的民族特色与风格。中央大厅采用先进的拱型薄壳结构，高大敞亮，气势恢宏。厅里设有四部直升电梯和四部自动滚梯，直达楼上。站内设有六个大候车室与六个贵宾候车休息室，总候车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堪称世界

之最，可容纳万多旅客候车。二楼两侧的旅客餐厅的面积为1302平方米。现在的日均就餐人数万多人，每天供应主食四五千斤，副食三千多斤。光吃饺子用的醋，每天就达250斤。站场内，铺设13股列车始发到达轨道，6座风雨棚站台。日到发车数，建站时为36对，现已增到80对，日上下车人数达到18万多；春运夏运高峰期时，日到发车为94对，吞吐量为30多万人。建站29年来，运能与运量的矛盾与日俱增，近几年来，客流量年递增率平均为14%，高出全国任何车站的一倍至几十倍。北京车站日日夜夜人海汪洋！

“到现场去看看体味体味吧。”白永富书记向我建议。

白书记与我被人流拥到了进站检票口。

我也是经常出差坐车的。单纯作为旅客到检票口是早有颇多感受的。今天作为旁观者，倒别有另一番清醒的感觉。

都想先进站早进站，几乎是每个旅客的共同心态。于是，拥挤，冲撞，口角，甚至打架，时有发生。形形色色的旅客们冲锋陷阵般向检票口涌去，其中大有缺乏“旅行素质”的人存在，不遵守秩序的，超重携带行李的，无理取闹者；如果遇到素质修养稍差的检票员的话，“一接火即着”，吵架打架的事就不可避免了。当然，有时耐心再大的检票员也会受到无端的冲击。

“天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服务员们总结出一句话：检票口与出站口，是个矛盾口、受气口。这话确实不假。”白书记对我说，“本来，铁路乃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传播口，铁路修到哪里，便把文明带到哪里。这是十分明显的真理。然而，现实生活的复杂，使我们车站的工作变得那样难

以承受的繁重与艰难，到处矛盾重重。为了减少与旅客发生冲突，提高服务质量，我们车站规定了一条纪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然，近年来，进站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乃是老职工家中最没有出路的孩子才被送到这里来的，其文化素养与思想培训均差一截……我们正在努力提高他们的素质。但是，就是涵养再高的服务员毕竟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且不说有时遇到的是蛮横粗野的旅客。因此，现实是，服务员受气受侮辱的偏多。特别是为了安全在‘列车马上开动之前停止检票’的时刻，检票员挨骂挨打的现象更多。1987年夏天，就有几十位服务员无端挨了旅客的打骂。有些粗鲁的旅客，一时见进不了站，急红了眼，一句话不对劲，不由分说，挥起拳头就打检票员。车开了，被扭送到派出所后，他们才后悔写检查……遇到这种情况，有不少服务员的心态是很难平衡的。有一回，我在大会上谈改进服务态度问题，一散会便接到几个电话：‘白书记，你的报告有一条我想不通，无辜挨打挨骂不还手不还口，我们的人格接受不了！’”

白书记讲述了一个令人气愤的无端殴打检票员的事件。

一天夜间。一趟列车到站，旅客潮水般涌向出站口。同时开放的几个出站口堵得水泄不通。服务员刘惠玲正在努力疏通人流。丰台综合贸易公司的女职工王××带着一个男旅客，手持站台票，逆人流而行，要从出站口入站乘车。

“乘车得从正门楼上的检票口进站。”刘惠玲善意劝说道，“你们赶快绕到正大门，抓紧时间。”

“来不及了！”这两个旅客非要进去不可。

“这是车站的制度。”

“不放我们进去，要是误了车，就找你算帐！”这对男女旅客威胁道。

“不行。放你们进去就乱了套了。”

“你们车站本来就乱七八糟的！还怕乱了套！”那个男旅客恼羞成怒，一把扯住刘惠玲的衣领，恶狠狠地骂道，“瞧你这个德行！”

此时，那女旅客王××气势汹汹地挥起大手，连着打了刘惠玲五记耳光，硬逼着她放行。刘惠玲挨了骂挨了打，没有还口，没有还手，仍然坚持原则。这对男女旅客的无理行为引起了公愤，受到了指责。在群众的协助下，他俩被扭送到车站派出所查处。

穿过贵宾候车室，我们向出站口走去。白永富书记，五十开外，敦实壮健的体魄，黝黑的皮肤，古铜色的脸庞，给人一种持重、成熟、朴实的感觉，明显地透出“老铁路”的本色。他二十出头时就进北京列车段工作，当过服务员、列车乘务员、铁路教员、政治处主任等职务。八十年代初期调任车站党委书记。对列车，对铁路，对车站的内内外外他了如指掌。如果没有这一次采访，如果没有他花了整整两个半天时间实事求是地全面介绍，对当前车站内外的服务问题，对铁路运输的现状种种苦衷，我是根本不可能了解和理解的。我想，绝大多数的北京市民与全国旅客们面对这些情况的心态，大约也是会与我一样的……

“一般，对旅客我们是采取‘进站放松，出站卡’的措施，因为进站严了，要误上车；出站就不用担心什么了。”白书记边走边对我说，“旅客的违章现象，真是五花八门，无奇

不有！”

一位中年妇女手持一张成人车票带着两个女孩来到检票口。检票员一检查，两个女孩身高均超过1.3米，应补票。这妇女取出一张盖有江苏省泗阳县××学校公章的学生探亲证明信，要补学生票。

“你是这两个女孩的什么人？”补票员问。

“大姨。”那妇女回答，“她们的父母在内蒙古工作。”

检票员见她神色不对，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边，请她们写下母亲的姓名。女孩老老实实写了三个字：周玉梅。反过来查看一下那妇女的工作证，姓名正是周玉梅，工作单位并不在内蒙古……据统计，这一天，查出的冒充学生探亲者就有72起。

在出站口，以站台票弄虚作假的更是形形色色，多有发生。一天，来自吉林的272次列车到站了。出站的人流中，检票员发现一个小男孩手持一张伪造缺口的站台票，心中疑惑，把他叫到一边询问。操东北口音的小男孩说自己是跟父亲进站来接人的。

“这么说，你是住在北京的？”检票员问“今天北京天气怎样？”

“晴天。”小男孩回答。

“不对，今天下过一场暴雨。”检票员纠正道，又问，“你在哪儿吃的饭？”

男孩答不上来，承认自己是无票乘车。他父亲在吉林电力学院工作。他上小学五年级，放假了，跟父亲来京玩。半